





詩序

朱氏辨說

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儒林傳以為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為諸序本自合為一編。毛公始分以寘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說者矣。况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許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為一編。別附於經後。又以



尚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
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
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
不為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為疑辭。而遂為
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
其抵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
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為因序以作。於是
讀者傳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
則必為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
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
明以小序為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
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真有傳
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
而復并為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
云

大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
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
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
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
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
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
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
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
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
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
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
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

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
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
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
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
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
一國之事繫於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
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
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

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說見綱領

小序

周南

關雎后妃之德也

后妃。文王之妃太姒也。天子之妃曰后。近世諸儒多辨文王未嘗稱王，則太姒亦未嘗稱后。序者蓋追稱之，亦未害也。但其詩雖若專美太姒，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序

者徒見其詞而不察其意，遂壹以后妃為主，而不復知有文王。是固已失之矣。至於化行國中，三分天下，亦皆以為后妃之所致。則是禮樂征伐皆出於婦人之手，而文王者徒擁虛器以為寄生之君也。其失甚矣。惟南豐曾氏之言曰：先王之政必自內始。故其閨門之治，所以施之家人者，必為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鬼宜之野人，莫不好善而

不自知也。此所謂身脩故國家天下治者也。竊謂此說庶幾得之。
庚反。璜。胡光反。瑒。紀余反。瑀。于矩反。

風之始也

所謂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是也。蓋謂國風篇章之始亦風化之所由始也。

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

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說見二南總論。邦國謂諸侯之國。明非獨天子用之也。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承上文解「風字」義。以象言則曰風。以事則曰教。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

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

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

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說見二南卷首。關雎麟趾言化者。化之所自出也。鵲巢騶虞言德者。被化而成德也。

以其被化而後成德。故又曰先王之所以教先王即文王也。舊說以為太王王季誤矣。程子曰。周南召南如

乾坤。乾統坤。坤承乾也。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王者之道始於家終於天下而二南正家之事也王者之化必至於法度彰禮樂著亦何所因而立哉基者堂宇之所因而立者也程子曰有關雝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其為是歟

是以關雝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

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

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雝之義也

按論語孔子嘗言關雝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淫者樂之過傷者哀之過獨為是詩

者得其性情之正是以哀樂中節而不至於過耳而序者乃析哀樂淫傷各為一事而不相須則已失其旨矣至於傷為傷善之心則又大失其旨而全無又理也或曰先儒多以周道衰詩人本諸公仕席而關雝作故楊雄以周康之時關雝作為傷始亂杜欽亦曰佩玉晏鳴關雝歎之說者以為古者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之周康后不然而故詩人歎而傷之此魯詩說也與毛異矣但以哀而不傷之意推之則心其有此理也曰此不可知矣但儀禮以關雝為鄉樂又為房中之樂則是周公制作之時已無此詩矣若如魯說則儀禮不得為周公之書儀禮不為周公之書則周之盛時乃無鄉射燕飲房中之樂而必有待乎後世無刺詩也其不然也明矣且為人子孫後世無

故而播其先祖之失於天下。如音朱子分此而尚可以為風化之首乎。而別留小序。總謂自后妃至用之邦國。下接是。又。序。得淑女。是關。正。風。風。風。

也。關。睡。應。之。效。以。化。之。基。是。二。南。序。至。王。化。之。基。是。二。南。序。

○葛覃 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

家則志 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

服澣濯 衣尊敬師傳。則可以歸

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此詩之序。自尾皆是。但其所謂在父母家者。一句為木安。蓋若謂未嫁之時。即詩中

不應遠以歸寧。父母為言。况未嫁之時。自當罪勤女功。不足稱述。以為盛美。若謂歸寧之時。即詩中先言刈葛。而後言歸寧。亦不相合。且不常為之於平居之日。而暫為之於歸寧之時。亦豈所謂庸行之謹哉。序之淺拙。大率類此。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

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

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

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此詩之序。首句得之。餘皆傳會之。鑿說。后妃雖知臣下之勤勞。而憂之。然曰。嗟我懷

人。則其言親暱。非后妃之所得施於使臣者矣。且首章之我獨為后妃。而後章之我皆為使臣。首尾銜決。不相承應。亦非文字之體也。

○穆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此序稍平。後不註者效此。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螽斯聚處和一而卵育蕃多。故以爲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之比。序者不達此詩之體。

故遂以不妬忌者歸之螽斯。其亦誤矣。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序首句非是。其所謂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者。得之蓋此以下。諸詩皆言文王風化之盛。由家及國之事。而序者失之。皆以爲后妃之所致。既非所以正男女之位。而於此詩又專以爲不妬忌之功。則其意愈狹。而說愈疎矣。

○魚置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此序首句非是。而所謂莫不好德。賢人衆多者得之。

○采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此詩以篇內有漢之廣矣。一句得名。而序者認誤。乃以德廣所及為言。失之遠矣。然其下文復得詩意。而所謂文王之化者。尤可以正前篇之誤。先儒嘗謂序非出於一

人之手者。此其一驗。但首句未必是。下文未必非耳。蘇氏乃例取首句而去其下文。則於此類兩失之矣。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之時二字可刪

召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

文王之時，關雎之化行於閨門之內，而諸侯蒙化以成德者，其道亦始於家人。故其夫人之德如是而諸人美之也。不言所美之人者，世遠而不可知也。後皆效此。

○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此恐亦是夫人之詩，而未見以禮自防之意。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疆暴之男不能侵陵。

貞女也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此序得之。但德如羔羊一句為衍說耳。

○殷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按此詩無勸以義之意。

○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此序末句未安。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

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
不以其媵備數。媵過勞而無怨。嫡
亦自悔也。

詩中未見勤勞無怨之意

○野有死麇。惡無禮也。天下大亂。
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
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此序得之。但所謂無禮者。言淫亂之非禮耳。不謂無聘幣之禮也。

○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
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
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
德也。

此詩時世不可知其說。已見本篇。但序云。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說者多笑其陋。然此但讀為兩句之失耳。若讀此十字合為一句。而對下文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為義則序者之意亦自明白。蓋曰。王姬雖嫁於諸侯。然其車服制度與它國之夫人不同。所以甚言其貴盛之極。而猶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也。但立文不善。終費

詞說耳。鄭氏曰：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勒，面績。總，服則。榆，翟。然則公侯夫人翟，第者。其翟車，貝面。厭，於。涉，反。勒，力。德，反。馬組，總有。幄也。歟。釋音：頭，絡。績，戶對。反。總，作。動。反。第，方。勿。反。救，也。凡言翟者，謂翟鳥之羽。以為兩旁之救。厭，翟者。次其羽，使相迫。以厭其本。勒，面。謂以如玉龍勒之章為當面飾也。蓋龍駝也。王之馬以白黑飾，章雜色。為勒。此王后之馬，則不以飾勒。而以雜色。章為馬當面飾也。凡言總者，謂以總為車馬之飾。若婦人之總，亦既繫其本，又垂為飾也。績，畫文也。以繒為總，着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其於車之衡，輶亦宜有之。榆，翟。陳祥道禮書：王姬亦榆狄。特雉數與侯伯之夫人異耳。謂翟車，貝面。組，總有。幄者。翟車以翟羽飾車之側，而不厭。貝，水物。謂以貝。

文飾勒之當面。組，總以組為總而施。如厭翟。此翟車無蓋而施幄於上。榆音達。輶古緩反。較端鐵。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此序得詩之大指。然語意亦不分明。揚氏曰：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者諸侯之風相須，以為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終，至於仁如騶虞，然後王。

道成焉。夫王道成，非諸侯之事也。然非諸侯有騶虞之德，亦何以見王道之成哉？
 陽公曰：賈誼新書曰：騶者，文王之園名。虞者，園之司獸也。陳氏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則其為虞官明矣。
 也。此與舊說不同。今存於此。
 騶虞之官，無意思。若解做騶虞之官，無意思。

邶

栢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則不可以強而推。故凡小序，唯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屬。若鳥之類，決為可疑者，其次則詞旨大槩可知。必為某事，而不可知其為某時某事者，尚多有之。若為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尋，探索依約而言，則雖有所不知，亦不言其為不自欺。雖有未當，人亦當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時者，必強以為其某王之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強以為其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傳會書史，依託名蓋，鑿空妄語，以詐後人。其所以然者，特以耻其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見信而已。且如栢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為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為不遇於君。此則失矣。然有

所不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於大害理也。今乃斷然而以為衛頃公之時。則其故為欺。固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掩矣。蓋其偶見此詩。冠於三衛。變風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記所書。莊桓以上。衛之諸君。事皆無可考者。謚亦無甚惡者。獨頃公有賂王。請命之事。其謚又為甄心動懼之名。如漢諸侯王。必其嘗以罪譴。然後加以此謚。以是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詩予之。若將以衛其多知。而必於取信。不知將有明者。從旁觀之。則適所以暴其真。不知而啓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又其為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為美刺。時君國政。而作固已不切於情。性之自然。而又拘於時世之先後。其或書傳所載。當此之時。偶無賢君美謚。則雖有

辭之美者。亦例以為陳古而刺今。是使讀者疑於當時之人。絕無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之意。而一不得志。則扼腕切齒。嘻笑。語以對其上者。所在而成群。是其輕躁。險薄。尤有害於溫柔敦厚。項去營反。強其之教。故子不可以不辨。釋音兩反。定丁佞反。傳音附謚。神至反。斷都亂反。冠古玩反。甄之人反。積也。衛音絃。扼於革反。懟徒對直類二反。怨也。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此詩下至終風四篇。序皆以為莊姜之詩。今姑從之。然唯燕燕一篇。詩文畧可據耳。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遠送于南一句可為送戴嬀之驗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

難傷已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

之詩也

此詩序以為莊姜之作今未有以見其不然但謂遭州吁之難而作則未然耳蓋詩言寧不我顧猶有望之意又言德音無良亦非宜所施於前人者明是莊公在時所作其篇次亦當在燕燕之前也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

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詳味此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若果莊姜之詩則亦當在莊公之世而列於燕燕之前序說誤矣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

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

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春秋隱公四年宋衛陳蔡伐鄭正州吁自立之時也序蓋據詩文平陳與宋而引此

言序
為說。恐或然也。然傳記魯衆仲之言曰。州
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
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
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
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按州吁篡
弑之賊。此序但譏其勇而無禮。固為淺陋。
而衆仲之言亦止於此。蓋君臣之義
不明於天下久矣。春秋其得不作乎。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以孟子之說證之。序說亦是。但此乃七子自責之辭。非美七子之作也。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序所謂大夫久役。男女怨曠者。得之。但未
有以見其為宣公之時。與淫亂不恤國事
之意耳。無此詩亦婦人
作。非國人之所為也。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
人並為淫亂。

未有以見其為刺
宣公夫人之詩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亦未有以見化其上之意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詩中無黎侯字，未詳是否。下篇同。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序見詩有伯兮二字，而以為責衛伯之詞，誤矣。陳氏曰：說者以此為宣公之詩，然宣公之後百餘年，衛穆公之時，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其奪黎氏地，然則此其穆公之詩乎，不可得而知也。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此序畧得詩意而詞不足以達之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衛以淫亂亡國。未聞其有威虐之政。如序所云者。此恐非是。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此序全然不似詩意。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

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二詩說已各見本篇

鄘

栢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此事無所見於它書。序者或有所傳。今姑從之。

○墻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公子頑事見春秋傳。但此詩所以作亦未可考。鷦之奔奔放此。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

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為刺
奔誤矣。其下云者乃復得之。樂記之
已畧見本篇矣。而或者以為刺詩之體固
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閔惜懲創之意
自見於言外者。此類是也。豈必譙讓質責
然後為刺也哉。此說不然。夫詩之為刺固
有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清人猗嗟之屬
是已。然嘗試玩之。則其賦之。人猶在。所
賦之外。而詞意之間。猶有賓主之分也。豈
有將欲刺人之惡。乃反自為彼人之言。以
陷其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其必
不然也。明矣。又况此等之人。安於為惡。其
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
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所

為之如此。亦豈畏吾之閔惜而遂幡然遽
有懲創之心耶。以是為刺。不唯無益。殆恐
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勸其惡也。或者
又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
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
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且夫子答
顏淵之問。於鄭聲亟欲放而絕之。豈其刪
詩乃錄淫奔者之詞。而使合奏於雅樂。
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鄭者
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二雅也。
九篇是也。桑間濮上之篇。桑中鄭衛是也。
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
里巷狎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蓋深
絕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
為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
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

俗事變之實而垂鑒戒於後世固不得已
而存之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今不
察此乃欲為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
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
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於聖人為邦之法
又豈不為陽守而陰叛之邪其亦誤矣曰
然則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夫子所謂思無
邪者又何謂邪曰大序指拍舟綠衣泉水
竹竿之屬而言以為多出於此耳非謂篇
篇皆然而桑中之類亦止乎禮義也夫子
之言正為其有邪正美惡之雜故特言此
以明其皆可以懲惡勸善而使人得其性
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類亦以無邪之思
作之也曰荀卿所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太
史公亦謂三百篇者夫子皆弦歌之以求

合於韶武之音何邪曰荀卿之言固為正
經而發若史遷之說則恐亦未足為據也
豈有哇淫之曲而可以
強合於韶武之音也耶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
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上見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
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清邑齊桓公
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

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
說之。國家殷富焉。

○蝮螭。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
其民。淫奔之耻。國人不可齒也。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
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
儀也。

○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

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定方中一篇。經文明白。故字得以不誤。
蝮螭以下。亦因其在此。而以為文公之詩。
耳。它未
有考也。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
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
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
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
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

詩也

此亦經明白而序不誤者。又有春秋傳可證

衛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

周。美而作是詩也。

此序疑得之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

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此為美賢者窮處而能安其樂之詩。文意甚明。然詩文未有見棄於君之意。則亦不得為刺莊公矣。序蓋失之。而未有害於義也。至於鄭氏遂有誓不忘君之惡。誓不過君之朝。誓不告君以善之說。則其害義又有甚焉。於是程子易其訓。詁以為陳其不能忘君之意。陳其不得過君之朝。陳其不得告君以善。則其意忠厚而和平矣。然未知鄭氏之失生於序文之誤。若但直據詩詞。則與其君初不相涉也。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

子國人閔而憂之

此序據春秋傳得之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此非刺詩。宣公未有考。故序其事以下亦非。是其曰美反正者尤無理。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未見不見答之意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此詩不可考。當闕。

○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舊說以詩有為王前驅之文。遂以此為春秋所書。從王伐鄭之事。然詩又言自伯之東。則鄭在衛西。不得為此行矣。序言為王前驅。蓋用詩文。然似未識其文意也。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男女失時之句。未安。其曰殺禮多昏者。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者。是也。序者之意。蓋曰衛於此時不能舉此之政耳。然亦非詩之正意也。長樂劉氏曰。夫婦之禮。雖不可不謹於其始。然民有細微貧弱者。或因於凶荒。必待禮而後昏。則男女之失時者。多無室家之養。聖人傷之。寧拜典之。或違而不忍。失其婚嫁之時也。故有荒政多昏之禮。所以使之相依以為生。而又以育人民也。詩不云乎。豈惟君子民之父母。苟無子育兆庶之心。其能若此哉。此則周禮之意也。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於漕。齊桓公救而封之。

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說見本篇

王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傍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